

风云小哨卡

赵新世

7.5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述的是座落在太行山偏远地区的风磨峪建立气象哨的经历。这里地形复杂,气象多变,常闹冰雹灾害,对农业生产、社员生活,危害很大。一九七九年夏,当地一群青少年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,办起了气象哨,克服重重困难和干扰,较好地掌握了风云变化,消除了冰雹灾害,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作出了可喜的贡献。

这部中篇小说,题材新鲜,笔调清新,描绘细腻,生活气息较浓,展现了当前山区向“四化”进军的风貌。

风 云 小 哨 卡

赵 新 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潜江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875印张 1插图 126,000字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5,300

统一书号:10106·862 定价:0.44元

目 录

一、伏击战·····	1
二、两股劲·····	13
三、捉迷藏·····	24
四、对台戏·····	39
五、辫子的风波·····	47
六、踏破铁鞋问天事·····	65
七、风口夺粮·····	77
八、冷水浇头·····	98
九、同乌云赛跑·····	111
十、这只斑鸠真怪·····	121
十一、借咱的号吹他的调·····	141
十二、小精豆成了小傻豆·····	148
十三、勇闯望天愁·····	159
十四、敲碎老天爷的天灵盖·····	177
十五、唱不完的歌·····	185

一、伏 击 战

一九七九年初夏的一个早晨，座落在太行山窝里的风磨峪，沐浴在五彩缤纷的朝霞中。村东一大片杏树林，红杏满枝，果香扑鼻。果林深处，一个瘦眉窄骨的小调皮，偷偷地爬到一棵杏树上，伸着小细脖子左右窥探了下。刚要伸手摘一颗红了半边脸的圆杏，突然，“叮铃铃！”挂在树枝桠上的一串铜铃就在他头顶上响了起来，吓得他赶忙跳下树，一溜烟地跑了……

“小精豆，馋嘴猴！馋嘴猴，小精豆！”不远，隐藏在树后的小俊姑，一面拖着系在铜铃上的绳子，一面起劲地喊着。她瞅着小精豆连滚带爬的那副狼狈相，笑得前俯后仰，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这时胖蛋从另一棵杏树后探出胖乎乎的圆脸，咯咯笑上一阵，又手搭喇叭筒对志军吆喝道：“喂，射下来几只雀儿呀？”

“十二只！”正在林边打鸟的志军欢快地回答着。忽然，扑棱棱飞来几只麻雀，落在邻近的一棵果实累累的杏树上，机灵的志军慌忙跑来敛气屏息拉满弹弓，嗖的一声射下来一只，惊飞了一群。

志军拾起那只断了气的麻雀，装在腰间系的小网兜里，扬头反问道：“虎子哥，看见大车了没有？”

“没！”骑在林边老杏树杈上的那个欢眉大眼、长得十分虎

势的小社员，一边答应着，一边手握自造的单筒望远镜仔细向前张望。

忽然，隐约传来一阵悦耳的铜铃声，虎子赶紧狸猫般地爬到高处，拨开面前茂密的枝叶，向东北角的机耕道上望去。只见远远驰来一辆胶轮大车，那匹浑身象火炭般的辕马，摇晃着两边披挂的铜铃，轻快地向这里跑来。他兴奋地叫了声“好”，迅速把手指伸进嘴里，使劲打了个又长又响的唿哨。

“嚯——”这尖利的声音好象一声嘹亮的集合号。小伙伴们听到哨声，立刻由四面八方方向这里跑来……

虎子一纵身从树杈上跳了下来，目光炯炯地扫了一眼集合好的队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有声有色地念了一遍，然后问道：“山宝哥的信，都听清了吗？”

“听清啦！”孩子们立即作了响亮的回答。

“好！到时候看我的眼色行事。跟我来！”虎子把手一挥，领着大伙出了杏树林，向东边大道上跑去。

风磨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海林，是个十分粗壮的中年汉子。他身着黑裤白衫，手握红缨鞭杆，赶着辆胶轮大车轻快地驰来。

副主任铁山坐在海林身边。他是虎子的爹，一个五短身材、阔胸宽肩的庄稼汉。平时寡言少语，可是动起怒来，眼睛一瞪，就十分怕人。眼下海林正在劝说他：“你甬总摇头！一队的变化就说明搞生产责任制是对头的！过去搞大帮轰、人头工，两人办不了一人事，三天干不了两天活，现在是小驴不赶跑得欢，社员的责任田管得比绣花还细！我看麦收后，咱村来个遍地开花，你看咋样？”

铁山哼了声，头一摆反问道：“你真的不怕犯错误？甬脑

瓜太热了，运动一来，给你这位新上任的支书扣上顶‘分田单干’、‘复辟倒退’的帽子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海林哈哈大笑，一拍铁山的肩膀，大声说：“你真是叫‘四人帮’给整怕了！脚正不怕鞋歪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，经济收入由生产队统一核算，这咋叫‘分田单干’！中央关于加速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说得很清楚……”

铁山不耐烦地摆摆手说：“这些个大道理我不懂，可我懂得社员要化钱、要吃饭！政策来回变……”他见海林又要反驳自己，焦急地打断海林的话说：“咱谈点实际问题好不好？海林啊，你是一手托百家，遇事得多思量思量！咱这里的老天猴儿脸似的，一会儿三变，光蹲在家里摸锄把子不沾，得抽人出去耍手艺抓现钱！”

海林微微一笑道：“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奇能的时候，只要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，啥法都行。不过，根据咱这儿的实际情况，我总觉得那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！根本问题还是要苦干几年把咱山区建设好。咱不但要把庄稼种好，副业搞好，还要把核桃、药材这些土、特产抓上去。到那时，咱是有粮又有钱，那些个总想外出的人，只怕你拿棍子撵也撵不走哟！”

铁山苦笑了一下，又摇摇头说：“噫，甭说开心话了。我就担心老天爷一翻脸，社员们吃不上饭呀！”

海林爽朗地笑道：“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喽！老天跟咱唱对台戏，咱就想法治服他嘛！”说着又热情地拍了下铁山的肩膀道：“只要咱按党的政策办事，干部、社员拧成一股绳，我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！”两人正说着，忽然斜刺里跑出一队孩子拦在路中央。海林赶忙扳手闸，急促地喊了声“吁——”，

勒住了牲口。

铁山一眼瞅见领头的是虎子，刚想发火，谁知海林却笑着说：“虎子，你们想打俺们的伏击呀？”

虎子扫了一眼挺着小胸脯排成一字形的队伍，响亮地回答道：“报告海林叔，俺们要求新的任务！”

“新的任务？”海林看了铁山一眼，跳下车，饶有兴味地笑着说：“不是答应你们利用业余时间帮助老进爷护果林吗！”说着他亲昵地拍了拍志军腰里别的弹弓，还从他网兜里抽出一串血迹斑斑的麻雀，夸奖道：“战果还不小哩！”又摸了下虎子胸前的望远镜，打趣地说：“嚯，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呀？”

“山宝哥！他去县气象短训班学习前给我的。”虎子憨笑着说，“有了这家伙，谁也甭想动这儿的一个杏、一棵庄稼！”他指了指杏树林，又指了指大路两旁麦浪滚滚的庄稼。

俊姑晃着头上的两根小短辫，把手中带钩的拉绳一扬说：“瞧，虎子哥发明的！这叫铜铃连环套，贪嘴的小雀最怕这个！”

“知道知道。”海林爱抚地拍了下俊姑的脑袋。

胖蛋笑着插嘴道：“贪嘴的‘大雀’也怕这个！”

坐在大车上的铁山拿开嘴上噙的烟袋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大雀？”

俊姑眨着一双调皮的大眼睛忍住笑说：“这个‘大雀’怕有好几十斤重！”

孩子们想起刚才小精豆仓惶逃跑的那幕情景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海林这才恍然大悟，也跟着开心地笑了。

胖蛋只顾笑，不小心从鼓鼓囊囊的裤兜里掉出几颗杏，海林赶忙帮他拾了起来。俊姑忙说：“风刮落的，俺们捡回去

交给老进爷。”

海林打心眼里喜欢这些聪明伶俐、热爱集体的孩子。自打去年山宝、虎子初中毕业回村当了小社员，经常领着这些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队里办好事。他们看果林、护大秋、拾粪、挖药材、给牲口割草，样样都干。这不但对生产起了不小作用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孩子们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。想到这里，海林点头称赞道：“看果林的任务完成得不错。”又回过头来对铁山说：“到放麦假时，看青护场的事是不是也算他们一份？”

孩子们高兴地互相瞅了一眼，都咧开小嘴咯咯地乐了，可铁山只顾叭嗒叭嗒抽烟，沉吟半晌没有吱声。

海林朝铁山努努嘴，又悄悄地给志军使了个眼色。志军连忙用胳膊肘捅了下虎子。虎子立刻会意，他使劲摆了摆手，让大伙安静下来，然后上前一步道：“海林叔，你不是说办啥事不能拖泥带水，都得象吃炒豆似的嘎嘣脆么？”说完，大眼睛却盯着铁山。

志军赶忙帮腔说：“海林叔，俺们要为咱村办一件大好事，你到底支持不支持呀？”说完，眨着两只乌亮的小眼睛，也盯着铁山。

海林笑着对铁山说：“看看，这些小机灵鬼又套咱们的话呢！”然后笑眯眯地问孩子们道：“你们指的是啥呀？”

俊姑忍不住把小嘴一撇说：“啥啥，办气象哨的事呗！”

胖蛋嚷道：“俺们要观天！”

虎子抢着说：“俺们还要管天！俺们想……”他忽然发现爹正用暴怒的眼光盯着自己，便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。

坐在大车上的铁山使劲磕了磕烟袋锅，生气地把脸扭向



一边。

俊姑不满地嘟囔道：“咋？提了多少次了，总是老太太下炕，不着急不着慌的！”

“噻，意见还不小哩！”海林扫了大伙一眼，又笑着对铁山说：“咱们听听他们都有些啥想法！”

“俺们早合计好啦！”虎子往西一指说，“观天台就设在跑马坡！”

劈里啪啦一阵响，孩子们使劲地拍着小巴掌。

志军欢叫道：“老飞叉大伯就是俺们的观天顾问！”

“还有个有利的条件！”虎子眉飞色舞地说，“山宝哥就要从县气象短训班回来啦，让他领着咱们干好不好啊？”

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喊：“好！”

铁山再也忍不住了，哧地从大车上跳下来嘟囔道：“哼，刚出窝的小鸡就想下蛋？！都快成精了！”说完气呼呼地拔腿就要走，海林伸手拦住他，笑道：“瞧这脾气，不捎脚去南大坡了？”

“不了，先找茂才商量点事！”铁山拨开海林的手，头也不回地顺着麦子地里那条小道扬长而去。

海林怔怔地瞅着铁山的背影，虎子生气地说：“我一提要搞气象，俺爹脑袋就摇得赛拨浪鼓！”

“哼，不支持俺们，还总跑出来挡横车！”俊姑不满地噘着嘴说，弯弯的小眉毛也竖了起来。

“别泄气呀！”海林轻轻拍了下俊姑的脑袋，笑着劝道：“你们不会好好跟他说说！”

虎子把头一摆道：“说说？你还没张嘴呢，他就吼起来了：‘去去，小毛崽子还想教训大人！’哼，俺爹脾气倔得很，嘴皮

子磨飞了也不顶事!”

性情火暴的虎子，几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。海林伸出食指轻轻刮了下虎子的鼻子，笑着说：“所以你就发动他们拦车提意见，是吧？”

“这回您可没猜对，全是俺山宝哥的主意！”虎子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山宝从城里寄来的那封信，递给海林。海林越看越兴奋，山宝的信真象一盆炭火，烤得他浑身发热，他完全理解山宝迫切要求建立气象哨的心情。

原来，这风磨峪地处两省交界、三县搭头的山区。这儿地理环境复杂，风雨飘忽不定。响晴的天，忽然飞来块黑豆云，就会下起一阵瓢泼的大雨；庄稼正当扬花灌浆时，没准又会来场卡脖冻。不过顶要命的还是雹灾，人们管它叫虎雹子。雹子过来铺天盖地，真如千百条猛虎下山，吼着叫着横冲直撞，把庄稼砸得七零八落，成了一堆烂泥。

在黑暗的旧社会，这一片山区流传着这样几句话：“一场冰雹下，整年的辛苦算白搭，财主的算盘哗啦啦的响，咱穷人卖儿卖女哭千家！”解放后，这里一直闹灾荒，年年吃国家的返销粮。人们说风磨峪有三多：赶小驴拉脚的多，出门要手艺的多，再就是挑担做小生意的多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，一九五四年风磨峪成立了合作社，生产蒸蒸日上，社员的生活得到不小改善。可是，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，丰产没有丰收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，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。十年浩劫期间，“四人帮”更登峰造极搞了一套坑农、害农的极左政策，把农民剥得精光。风磨峪的广大群众又被推到旧社会的苦水中去，不少人被逼得出门逃荒要饭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直到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他们才陆续回

来，重整家园，过上安定的日子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暖人心，风磨峪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。谁知去年秋庄稼却遭到严重雹灾，村里又有人吹起了冷风。说风磨峪是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老天爷作对，啥办法也不顶事，还是出门各找自己的生活门路吧！

这股风也把铁山的耳根子吹软了。因此，今年开春，大队讨论生产计划时，他反复强调要接受去年雹灾的严重教训，主张把大部劳力组织起来外出耍手艺。这样，那次会开得如热锅里放了把盐，吵翻了天。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，认为如今的生产门路宽着呢，农、林、牧、副都可以搞，不能把劳力都放出去。绰号老飞叉的一队长说：“听说过虎庄、花果峪去年搞人工消雹夺得了丰收，咱风磨峪的人又不缺胳膊少腿，咋就搞不成！”

铁山越听越生气，屁股底下象扎着几个蒺藜狗子，猛地跳了起来，脸红脖子粗的嚷道：“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。老天爷可不听你瞎胡咧咧！我就不信天上的雹子还能打下来？！”

站在外面窗口偷听的山宝，不满地朝虎子撇了撇嘴，小声嘟囔道：“瞧你爹让刘茂才那个封建脑袋瓜、油葫芦嘴给糊弄的，就差烧香拜佛了！”

虎子没有吭声，可肚子气得鼓鼓的。

山宝和虎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光屁股朋友。他俩一块在本村上小学，一块去灵山镇读初中，形影不离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可是从外貌、脾性上看，这两个孩子又绝然不同。山宝身材细长，皮肤白中透红，乌黑的头发盖着个大脑门，面目十分清秀，一笑两个小酒窝；虎子是矮墩墩的个子，粗眉大眼厚嘴片，一身强壮的黑疙瘩肉，结实的象个小牛犊。

山宝聪明活泼，遇事爱动脑筋，有主心骨；虎子憋直焦躁，说话粗声大噪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专爱打抱不平，班上小同学受欺侮都来找他帮忙，一些调皮蛋都有三分怕虎子。

可是说来也怪，虎子最听山宝的话。虽然山宝仅比他大两个月，可他对山宝象大哥哥一样尊敬。当然小哥儿俩有时也短不了闹点意见，但那好比自己嘴里的牙不小心咬了下舌头，过后该亲还是亲。

比如有次考算术，虎子让一道文字题给难住了，憋得满头是汗，情急下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下同桌的山宝，示意他把卷子挪近点让自己偷偷看看。谁知山宝白了他一眼，不但没挪近，反而把身子一扭挡住试卷不让他看。这下可把虎子气坏了，心想还好朋友哩，这么“自私”！于是下决心再也不理山宝了。下课后，虎子立即用铅笔刀在桌子中间划了个“分界线”，如果山宝身体任何部分过了这道线，他就提出“严重抗议”。可山宝毫不在意，一个劲瞅着他乐，等虎子气消了，他扳着虎子的肩膀把那道文字题仔仔细细讲说一遍，两遍，直到虎子完全弄懂为止，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。

山宝也有个毛病，爱耍个小聪明，有时还爱翘个小尾巴。别人不好意思提，虎子可不客气，袖筒里出棒槌直来直去，一针见血刺得山宝火辣辣的痛，可过后一想，虎子是真心疼爱自己，虽然话说得重了些，但句句都在理。两个小伙伴的感情越来越深，真可说是棒打不开、雷打不散。

山宝在初中上学时，就是个小气象迷，积极参加课外气象小组活动。去年初中毕业回村参加生产劳动，天天和天气打交道，更感到气象工作的重要，便起早贪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气象知识。虎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对气象

工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俩都想亲手揭开风磨峪气候变化不定的秘密，当一名优秀的农村气象员。最近他俩在报纸上看见不少鼓励青少年学科学、钻技术的文章，又听说县里要举办气象短训班，激动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下去了，便要求去学习。谁知正赶上大队讨论生产计划，两种意见争得不可开交。听铁山的口气和自己的想法，可说是猴吃麻花——蛮拧，可是再听听海林叔、飞叉大伯等人的意见，又挺符合自己的心意。两人一阵喜，一阵忧，在窗外商量了好一阵也没个头绪。正在发愁，忽见海林叔推门出来了，笑着问：“你俩在窗口晃来晃去，有啥要紧事呀？”

山宝忙跑上前亲热地拉住海林的胳膊，悄声问道：“听说县里要办气象短训班，咱大队派谁去学习呀？”

“小机灵鬼，消息真灵！”海林爱抚地摸着山宝的肩膀，故意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山宝眨巴着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，调皮地笑着说：“海林叔，我给你推荐个合适的人吧。这个人呀，连做梦也想着要当气象员呀！”

“这个人呀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对不对？”海林乐呵呵地打趣了一句，朝山宝挤挤眼，从兜里掏出公社那张选派气象员学习的通知，往上一举，悄声说：“要是队委会同意了，就让……”海林瞅瞅山宝又看看虎子。

虎子爽快地说：“让山宝哥去吧，他比我强！再说派我去，怕俺爹通不过！”

海林点点头说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！”

经过讨论，队委会多数人同意让山宝去参加县气象短训班，海林又对铁山进行了耐心说服工作，事情就这样定下

了。

如今山宝学习期满就要回来了，海林这才明白今天这场“伏击”是山宝用信“遥控”指挥的。“这小家伙有勇有谋又有股子钻劲，锻炼锻炼是块好钢啊！”想到这里，海林热情地对虎子等说道：“党支部完全支持你们，等山宝一回来，马上就建立气象哨！”

孩子们亲热地拉住海林的胳膊，雀跃欢呼起来。

海林摆摆手让大伙安静，眯缝着笑眼说：“不过有一条，搞气象只能利用课余时间，可不能耽误学习。同意啵？”

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响亮回答道：“同意！”

“当然，山宝、虎子除外，他俩是小社员，特别是刚开始建立气象哨时，要学习，还要搞调查，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气象工作上。以后工作熟练了，还要抽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和别的科研活动。”

虎子头一扬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那是自然！”

海林抄起鞭子，风趣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这场‘伏击’打我个措手不及，现在该释放‘俘虏’了吧！”

孩子们嘻嘻笑着，呼啦一声让开了道，海林麻利地跳上大车，鞭杆一摇，车轮飞快地向城里滚去。

二、两股劲

轻柔的南风，送来阵阵醉人的芳香。离黄花镇不远有一个十亩见方的莲池，池中新荷吐艳，有的粉红，有的玉白，有的含苞，有的怒放，在阳光的辉映下，亭亭玉立，煞是可爱。那千万张硕大碧绿的荷叶，在微风吹拂下，摇头晃脑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嬉戏声。清澈的水面上，几只水蚰子伸着细细的长脚跳来跳去。忽然，一张荷叶在莲花蓓朵间轻轻浮动了起来。荷叶下露出一双灼灼有神的大眼睛，紧盯着面前另一张荷叶上那只正在欢叫的小青蛙。

“呱呱”！小青蛙鼓着眼睛瞅着这位不速之客，随着叫声头上那两个透明的气泡一张一合。

“呱呱！”荷叶下那个十五、六岁的孩子维妙维肖地学着小青蛙叫。突然，从水里倏地冒出一只小手，一把抓住了这只青蛙。随着一阵咯咯的笑声，一张沾满水珠的笑脸露出水面。这张脸是那样的生气勃勃，在淳朴稚气中透出一股子精灵劲儿。他就是风磨峪的小山宝。

身着中式白粗布衫的观天老人洪泰，捋着银白的胡子站在岸边呵呵笑着，向游到塘边的山宝伸出手，问道：“咋样，看清楚了吧？”

“洪爷爷，一点也不错！青蛙报天和它头上的气泡有关系。”山宝拉住老人的手跳上岸，抖落身上的水珠，穿上撂在岸边的蓝裤白衫。他刚要背起背包走，忽见水塘里的鱼儿泼

拉泼拉直往上蹿，亮晶晶的水花溅在荷叶上，珍珠样滴溜溜地滚动着……

山宝看得直出神，转过脸问洪泰道：“洪爷爷，您不是说‘河鱼跳，大雨到’吗？可为啥早晨气象台还广播天晴呢？”

洪泰笑笑说：“夏天可是十里不通风，隔道不下雨呀。气象台报的是大片，对咱山区气候，就不一定完全合适。你看西北角那块黑云彩！”

山宝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，观察了好一会儿，不禁赞同地说：“对，那是块跑马云！”

“看见跑马云，必定大雨淋。咱们快走！”洪泰说罢拎起小包袱，拉着山宝走上大道。

不一会，这块黑云彩，越变越大，越奔越急，刹时间天昏地暗，铜钱大的雨点砸了下来。洪泰急忙撑起雨伞遮住山宝，两人冒雨往前急奔。他们走了一段路，透过白花花的雨帘，瞅见道旁有一片梨树林，挂满果子的枝桠在风雨中不停地摇曳。洪泰指着梨树林中露出一角的看林屋说：“走，咱们去那儿避一会雨。”

“不不……”山宝一挣跑开了，接着又回转身调皮地笑道：“洪爷爷，带俺上翠云岗吧！”

洪泰老人有些吃惊地问：“现在？！”

山宝赶忙又跑回来，拉住洪泰的胳膊，亲热地说：“洪爷爷，您刚才不是说，当一名优秀的农村气象员，要在寒冬酷暑、风里雨里都不辞辛苦吗？这下雨天，不正是咱们观天的好机会么？”

洪泰指着山宝的鼻子笑道：“这个小调皮，还挺会抓话把呢。好，爷爷依你的！”